



詩語背後

◆ 木 木

寶安機場沙井蠔

在許多香港人眼裏，寶安的知名度比深圳都要高。除了歷史地理因素，主要還是因為寶安機場和沙井生蠔。

講寶安的故事，有很多種打開方式。30年前，1993年元旦節，深圳市寶安區正式掛牌成立。不過，寶安建區雖然只有30年，建縣卻已近1,700年。據載，東晉咸和六年（331年），析南海郡東部置東官郡，下轄六縣，寶安是其中之一，且為郡治所在地。寶安縣歷數度拆併、更名和廢立，直至明萬曆元年（1573年）東莞縣一分為二，單設新安縣。新安縣是為開放海禁、加強海防和海上貿易而設，轄地三千餘平方公里。後來，三分之一的轄地被英國割讓和強租，構成今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三分之二仍為新安縣，1914年復稱寶安縣，成為今天的深圳經濟特區。

珠江是條大河，鳳凰山是座小山，站在小山上看大河，便是今日寶安。鳳凰山位於珠江口東岸，半月形山脊呈東北—西南走向，山勢平緩，植被豐茂，人文厚重，素有「寶安第一山」之稱。立足山巔，極目鳥瞰，深圳城市重心西移跡象赫然可見。隨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大擴容，順珠江而上，航空新城、會展新城、海洋新城幾大片區依次呈現，給人以無窮的想像空間。

三大新城，構成了寶安區城市建設的點睛之筆。在這幾大新城片區中，以航空新城最成熟，也最為人熟知。1991年深圳機場通航，原名黃田機場，2001年改名寶安國際機場，現為「世界十大美麗機場」之一，吞吐量全國排名第五。對香港人來說，寶安機場是深圳的名片，也是他們借道深圳飛往全國各地的中轉站。

寶安機場位於深圳前海和廣州南沙的連接線上，而前海和南沙正着力打造成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載體和有力支撐。前海着眼於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南沙着眼於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寶安機場勢必成為兩大合作區各方面要素流動的樞紐。

香港作為亞太地區著名國際航空樞紐，在

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機場群建設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引領作用。寶安國際機場近水樓台，與香港國際機場合作空間廣闊。無論是機場業務拓展、空域管理，還是臨空經濟發展，無論是飛機租賃、股權融資，還是航空管理培訓，兩大機場都可以開展深度合作。這樣的合作一旦全方位展開，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將誕生一座真正名震天下的航空新城。

除了航空新城，另外兩大新城的發展也已初見端倪，同樣與香港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會展經濟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載體，也是城市發展的強勁後盾。長期以來，香港作為中西方「超級聯繫人」，在發展會展經濟方面闖出了很大的名頭。可惜，2019年修例風波和2020年以來的新冠疫情，使香港會展業遭受重創。但是人才還在，管理還在，經驗還在，而從特區政府、立法會和社會各界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港深合作願望，此情此勢，寶安打造會展新城，正是取經和「撿漏」的好時機。

新安縣因海而生，香港是海洋貿易時代的產物，深圳也在努力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香港作為資深國際航運中心，在船舶註冊、融資及管理、海事保險、海事法律及仲裁等方面的專業服務能力領先全球。2020年，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宣布將香港列為繼倫敦、紐約、新加坡之後第四個指定仲裁地，表明香港已躋身世界頂級海事仲裁中心之列，展現了巨大的國際合作空間。隨着《深圳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設行動計劃（2022-2025年）》出台，海洋經濟對深圳經濟的貢獻度可望提升，海洋文化對深圳城市形象的模鑄功能也將激活，國際合作是大勢所趨。深港海洋合作方興未艾，海洋新城大有可為。

寶安三大新城建設，使深港合作呈現出海陸空立體推進之勢。當然，深港合作不止於產業互動，還有人文交流。人文交流涉及方方面面，這裏只講講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寶安傳統特產沙井生蠔。

「薄宦遊海鄉，雅閒歸靖蟻。」這是一首名《食蠔》的排律詩首聯，據說出自北宋詩人



◆「灣區之光」摩天輪。 羅康林 攝

梅堯臣。詩中提到的歸靖，就是今天的寶安區沙井街道一帶。沙井以西的珠江水域古稱合瀾海，鹹淡水交匯，硅藻類浮游生物豐富，適合生蠔（牡蠣）生長。沙井人從宋代開始在這裏的灘塗插杆養蠔，是史料記載最早的人工養蠔作業。隨着養蠔產業擴大，清代沙井蠔民在前海、后海也開闢了蠔田，並與元朗流浮山蠔民建立了相對固定的合作關係。

中國海岸線曲折綿長，從北到南分布着種類多樣的牡蠣種群。其中，廣東、廣西和海南養殖的牡蠣統稱「香港牡蠣」，源於沙井生蠔，俗稱「白肉」、「大蠔」，約佔全國牡蠣總產量的五分之一。牡蠣營養好，味道鮮美獨特，製作方法多樣。可以刺身，可以乾煸，可以清蒸，可以燒烤，也可以涮火鍋，還有蠔油生菜，蠔油拌麵，甚至製成功能飲料和保健藥品。如此味覺體驗，是深港兩地居民的天然紐帶。

香港人、深圳人，其實都是寶安人（新安人）。這一地理淵源和歷史脈絡，構成了深港兩地交流合作的強大心理基礎。今年恰逢新安縣建制450周年，可以抓住這個時機，採取多種方式，喚醒深港雙城山水相依、文脈相通、親緣相襲的歷史認同，促進兩地融合發展，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寶安濱海文化公園裏新近落成的摩天輪是深圳地標建築，名「灣區之光」。深港雙城記憶，正被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之光照亮，發展潛力深不可測。歷史會告訴未來，不由想起好友鄧康延的詩句：

因為香港的驚世絕倫
轉彎的時代伴生了深圳
曾經幾十萬逃港如蟻
而後幾百萬飛鳥闖深
……



字裏行間

◆ 黃仲鳴

劉紹銘「吃馬」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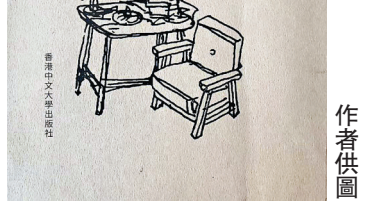
1月4日，與一老師、兩學生飯堂談古說今。那老師手機忽響，一看，黯然道：「劉紹銘走了。」真意外！也哀傷。古遠清教授剛走，劉教授也去了。

那老師知道我和劉教授有「牙齒印」，特地瞧着我。我道：「我對他，自始至終都十分感恩的。直到現在，我仍然十分十分尊敬他。」

很多年前，我在報端寫了幾篇批評李歐梵的文字，指他不明中國文字的褒與貶，用錯成語、詞句不少。李歐梵沒反應，劉紹銘看了，卻「仗義執言」，責我是「老夫子」，吹毛求疵，言辭頗厲；劉教授完全不知什麼是「硬傷」，什麼是「軟傷」。「硬傷」是難以辯駁的，錯就是錯，對就是對。於是握起筆，反駁一番，我這「好勝」的心理，也翻查劉教授的行文「硬傷」來。自此一役，便很少和劉教授聯絡了。我倒沒什麼，真想再和他吃飯飲酒。其後，我衷心寫了幾篇文章，讚賞他和李歐梵的文字，清通明白，小小的「硬傷」算得了什麼！金文明挑余秋雨的「硬傷」，也無損余秋雨的散文地位。改正過來就是了。

初識劉教授，應是上世紀七十年代

◆ 一部激勵人向上的書。



作者供圖

初，那時我和幾個青年朋友在灣仔開了間舊書店。一日，忽見一人翩然駕臨，在書架上逡巡。我一看，心一喜，那不是劉放如？在《中國學生周報》連載《吃馬鈴薯的日子》的劉紹銘？一股衝動，就上前和他搭訕。

《吃馬鈴薯的日子》是講劉紹銘艱苦求學是自傳文字。他童年那貧窮的歲月，身無長物遠赴美國半工半讀的日子，深深影響我們那群失學的少年。和劉教授略談後，他勉勵我勿放棄。及後，他寄贈一本剛出版六十四開本的《吃馬鈴薯的日子》給我。書店入貨，我每向人力大推薦劉教授這本《吃馬》。

《吃馬》後來有了台灣版，還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版本，是與他的姊妹作《童年雜憶》集而成書的。從那時起，我便愛讀劉紹銘的文字，無論是散文、譯作、學術文章。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曹禺劇作；中文本由王敬義的文藝書局出版。這一切恍是昨日的事。

他在台大外文系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如白先勇、歐陽子、葉維廉、叢甦、戴天、王文興、陳若曦、李歐梵等。這班同學，後來各有成就，而感情彌篤。我挑李歐梵的錯，他當然按捺不住，我也不甘被責，奮然握管還擊。於今想來，真真有點後悔。

《吃馬》在劉教授芸芸著作中，是最勵志的書，看了，可令人激勵向前。不錯，就是《吃馬》給我的動力，令我在悲苦的歲月中脫困而出，它是我的心靈雞湯。於今執上教鞭，目睹不少學子兼職求活的辛苦，我便介紹他們看《吃馬鈴薯的日子》。而被我挑錯的李歐梵，他的《我的哈佛歲月》，也是我力薦的好書。這兩部書，都是奮進求學的典型自傳文字。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廣東話口語入歌詞與入打油詩



2004年，原名黃湛森香港天才創作人黃霑因肺癌病逝，享年63歲。他最使人難忘的應是他的粵語流行曲填詞功力。踏入2023年，黃霑在樂壇的最佳拍檔顧嘉輝在加拿大駕鶴西歸，享年92歲。二人的離世好像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他倆活躍於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粵語流行曲正式取代雄踞幾十年的國語流行曲的時期。當其時這「一曲一詞」的組合不知締造了多少經典的粵語流行金曲，至今仍為全球華人所推崇。轉捩點是出現於1974年3月；當時無綫電視推出一套廣東話劇集《啼笑因緣》，主題曲《啼笑因緣》以及插曲《送郎》就是由顧嘉輝作曲、黃霑填詞的。據官方資料，《送郎》的填詞人是「王森」而非黃霑。後來黃霑成了名才把當日不以黃霑身份作填詞人的原因公開——對以較多「廣東話口語入詞」未具足夠信心，但在當時香港有九成多人以廣東話為主要溝通語言的基礎上是可以一試的。如真的失敗也不會拖垮其本人過往在樂壇所付出的努力。

事實上，《啼笑姻緣》中只有一句以「廣東話口語入詞」：

為怕哥你變壞心
但《送郎》中則有多句相類性質的歌詞：
送郎拉住郎隻手，我點都唔願放你走
唔好讓我為君愁，千萬記住早回頭
就是以上幾句歌詞一時間唱到街知巷聞，令沉寂多時的粵語流行曲在此形勢下復甦。

同年10月，許冠文執導當年打破香港票房紀錄的《鬼馬雙星》，其主題曲及插曲均由其弟許冠傑作曲、主唱兼填詞。同片名的主題曲《鬼馬雙星》應是許冠傑順水推舟之作——幾乎全首用上廣東話口語填詞，部分歌詞如下：

為兩餐乜都肯制前世 撞正輪晒心鬱滯無謂
求望發達一味靠搵丁 鬼馬雙星綽頭勁
人生如賭博 贏輸都有時定
贏咗得餐笑 輸光唔使興
做老千梗好搵過皇帝 扮餐賴野真正係滑稽
求望發達一味靠搵丁 鬼馬雙星怕現形

這次的威力震撼全球華人社會，自此樂壇不斷湧現類似作品，國語流行曲的時代悄然落

幕。在這段粵語流行曲的黃金時期，黃霑與顧嘉輝合作無間，貢獻了不少經典的金曲，在粵語流行曲的發展史上可謂居功至偉。然而大家有否想過這個浪潮原來對「粵語保育及傳承」也有着莫大的影響。怎會這樣的呢？這時期的粵語流行曲主要以「廣東話口語入詞」，間接增加了廣東話口語的使用度和運用度。

回說一直有在本欄推出的「打油詩」，其體裁是以「廣東話口語入詩」。這邊廂就是通過「打油詩」來作「粵語保育及傳承」，與粵語流行曲以「口語入詞」的手法殊途同歸。

為表兩位對「粵語保育及傳承」的貢獻，筆者謹以如下兩首「打油詩」向他倆致敬：

《告別樂壇教父顧嘉輝》

鐵血丹心上海灘 大江南北唱到翻
揀首至膾炙人口 獅子山下有得走

背後有共同名字 正是顧嘉輝大師
多年雄踞音樂界 經典歌曲講唔晒

輝哥黃霑好拍檔 輝黃組合譜輝煌
名曲多到一籬蘿 捧紅幾多姐同哥

樂壇教父當無愧 締造不朽嘅盛世
九十二歲別塵寰 好歌永留人世間

金曲成集體回憶 一朝別離同惋惜
永遠懷念顧嘉輝 獅山精神但留低

《樂壇輝黃盛世》

啼笑因緣仙度拉 大人細路唱通街
重啓粵語流行曲 展開樂壇新格局

與黃霑合作無間 濕水棉花冇得彈
黃霑寫詞高境界 唱片好快就賣晒

輪流轉慘遭腰斬 好曲不會靠邊站
輪流轉幾多重轉 輝哥列此作精選

大哥大姐爭住唱 唱到於硬金曲獎
效率其高話咁易 從冇順哥失得意

輝哥作曲才滿溢 黃霑填詞有腦質
一曲一詞天撮合 二人走後倍心悵

凡間已無黃老霑 詞語到位咪鬼嫌
世上再無顧嘉輝 曲唱到位都擺低

曲作唔好實難免 詞填得好屬少見
奇才只應天上冇 難得人間偶逗留

姓名館

人事變幻——司馬光與王安石

◆ 王正亮

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緣，公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可有想過今朝要好的朋友，也有無常的一天，反臉無情！相信今天讀到的歷史人物司馬光與王安石正正演活了人生的無奈，由彼此欣賞的朋友，面對政見的不同，纏鬥不斷，不死不休，何解？

那就從他們姓名所反映的行事作風說起，王安石，姓名五行為辛金癸水和戊土，而司馬光則是戊土己土和癸水。

1) 相信，距離產生美，司馬氏屬土會生扶王姓的辛金，所以司馬光與王安石初相識時，彼此是惺惺相惜的！

王(辛)我金 司(戊)祖上，我的並緣特質
安(癸)內卦 馬(己)我
石(戊)外卦 光(癸)外卦、內卦

2) 姓名的姓氏代表我的本體，故我生者即辛金生癸水，就是吐秀即具才華與福分。因此，「癸」水對王安石而言，非常重要，但面對司馬光的戊（並緣特質）土姓氏，自然進入了王安石的外卦「石」字的戊土，基於戊與癸合，令癸水無法流動，不難想像，司馬光正是王安石的剋星。

3) 從司馬光的姓名亦可看出此端倪，戊己屬土，而王安石的吐秀癸水亦進入了司馬光的「光」字，變成土土剋水。

從真實的歷史記載也能充分說明此二人相處情況，王安石罷相之後，宋神宗還是把他定下的新法推行了將近10年。1085年，宋神宗病死，年僅10歲的太子趙煦即位，這就是宋哲宗。哲宗年幼，他祖母高太后臨朝聽政。高太后一向反對新法，她臨朝後，便把反對新法最激烈的司馬光召到京城擔任宰相。

司馬光（1019年-1086年），字君

實，北宋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他父親司馬池，官任天章閣（皇帝藏書閣）待制（皇帝顧問）。司馬池為人正直、清廉，這對司馬光有深刻的影響，時人讚譽司馬光是「腳踏實地的人」。司馬光自幼酷愛史學，「嗜之不厭」。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中進士，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龍圖閣直學士、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等職。司馬光在當時的大臣中，名望最高。他的名聲，從他幼小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傳開了。他7歲那年，就開始專心讀書。不論是酷暑，還是嚴寒，他總捧着書不放，有時候連吃飯喝水都忘了。他不但用功讀書，而且很機靈。有一次，他和小夥伴們在後院子裏玩耍。院子裏有一口大水缸，有個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進缸裏。缸水深，眼看孩子快要沒頂了。別的孩子們一見出了事，嚇得一面哭喊，一面往外跑，找大人來救。司馬光不慌不忙，從地上搬起一塊大石頭，使盡力氣朝水缸砸去。缸被砸破了，水從缸裏流了出來，被淹在水裏的小孩也脫險了。這件偶然的事情，讓幼小的司馬光出了名。

宋神宗在位的時候，司馬光擔任翰林學士。司馬光和王安石本來是交往密切的好朋友，後來王安石主張改革，司馬光不贊同，兩個人就談不到一塊兒去了。王安石做了宰相以後，提出的一件件改革措施，司馬光全都反對。原來，司馬光很喜歡研究歷史，他認為治理國家的人，一定要通曉從古以來的歷史，從歷史中吸取興盛、衰亡的經驗教訓。他又覺得，從上古到五代，歷史書實在繁雜無序，做皇帝的人沒有那麼多精力去看。於是，他很早就動手編寫一本從戰國到五代的史書。宋英宗在位之時，他把一部分稿子獻給朝廷。宋英宗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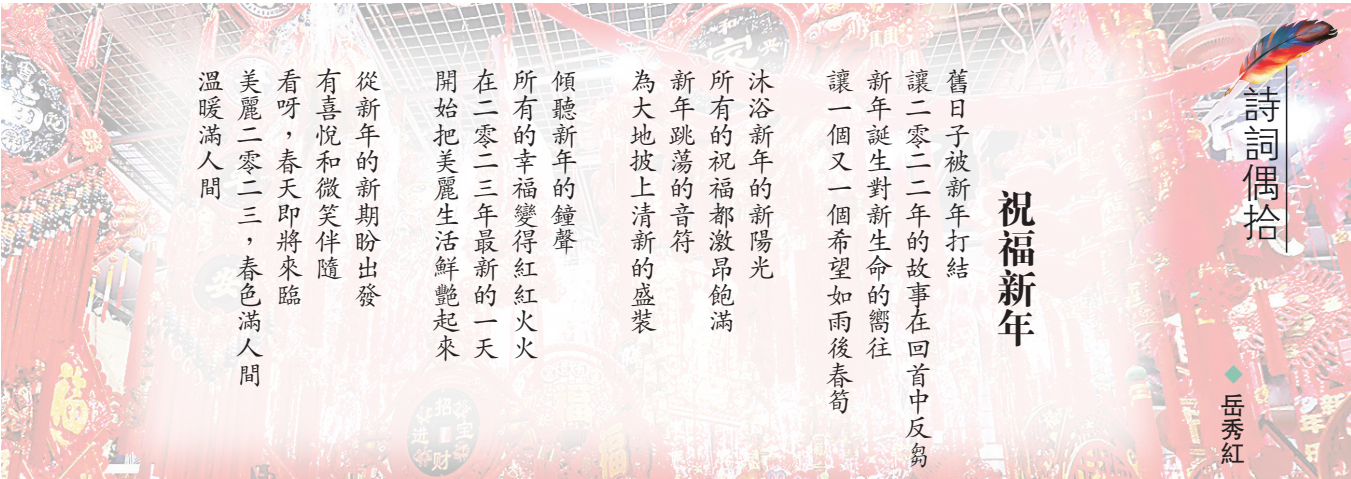
這是本對鞏固王朝很有好處的書，十分讚賞這項工作，就專門為他設立了一個編寫機構，叫他繼續編下去。

宋神宗即位以後，司馬光又把編好的一部分稿子獻給宋神宗，宋神宗不欣賞司馬光的政治主張，但是對司馬光編書卻十分支持。他把自己年輕時收藏的2,400卷書都送給了司馬光，讓他好好完成這部著作，還親自為這本書起了個書名，叫《資治通鑑》（「資治」就是能幫助皇帝治天下的意思）。

司馬光一共花了19年時間，才完成了這部著作。《資治通鑑》是中國最著名的編年體通史。

而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才編寫《資治通鑑》的，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歷史上的君主依據他們的才能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創業之君，比如漢高祖、漢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第二類是守成之君，如漢文帝和漢景帝；第三類是中興之帝，如漢宣帝；第四類是陵夷之君，如西漢的元帝、成帝，東漢的桓帝、靈帝；第五類是亂亡之君，如陳後主、隋煬帝。在司馬光看來，最壞的是那些亂亡之君，他們「心不入德義，性不受法則，捨道以趨惡，棄禮以縱慾，讒諂者用，正直者誅，荒淫無厭，刑殺無度，神怒不順，民怨不知」，像陳後主、隋煬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證。對於亂亡之君，《通鑑》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譴責，以為後世君主鑑戒。

高太后臨朝聽政後，把司馬光召回朝廷。這時的司馬光已經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對王安石新法的思想卻毫不放鬆。他一當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新法的思想廢除掉。王安石聽到廢除新法的消息，十分生氣，不久就鬱鬱而終。而司馬光的病也越來越重，在同年9月也去世了。



詩詞偶拾

岳秀紅